

马桥词典

韩少功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1949-2009

共和国作家文库

马桥词典

作家出版社
韩少功 著



7
2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桥词典/韩少功著. 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4
(共和国作家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36 - 8

I. 马… II. 韩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4026 号

马桥词典

作 者: 韩少功

责任编辑: 朱 燕 汉 睿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70 千

印张: 21.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36 - 8

定价: 2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韩 少 功 作 品



1949-2009

共和国作家文库

共和国作家文库

总策划 / 李 冰 何建明

终 审 / 侯秀芬 张水舟

统 筹 / 张亚丽

监 印 / 杨 全

出版说明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作家出版社

编撰者说明

为一个村寨编写一本词典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尝试。如果我们承认，认识人类总是从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人群开始；如果我们明白，任何特定的人生总会有特定的语言表现，那么这样一本词典也许就不会是没有意义的。

语言是人的语言。迄今为止的各种语言成果，提供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，推进了人们的文化自觉，但认识远远没有完结。语言与事实的复杂关系，与生命过程的复杂关系，一次次成为困惑人类的时代难题。在这本书里，编撰者力图把目光投向词语后面的人和事，清理一些词语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与功能，更愿意强调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密切关系，力图感受语言中的生命内蕴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较之静态语言，编撰者更重视动态言语；较之抽象义，编撰者更重视具体义；较之规范性，编撰者更重视实用性。这样一种非公共化或逆公共化的语言总结，对于公共化语言成典，也许是必要的一种补充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：

(1) 编撰者原来是依照各词条首字的笔画多少，来决定词条排列的顺序。为了便于读者较为清晰地把握事实脉络，也为了增强一些可读性，后来改成现在的排列顺序，但保留了词条的首字索引目

录于后，方便读者查检。

(2) 每一个词都有一定的流传范围。在这本词典里, 词目前加有△记号的, 表示这个词的流传范围不限于马桥。相反, 在词目后面加有▲记号的, 表示该词流传范围限于马桥, 甚至只为马桥个别使用。

(3) 为了减少读者阅读中的障碍, 笔者在释文中尽量少用方言。但这并不妨碍有兴趣的读者, 可以在阅读过程中, 运用本书已经提供的方言知识, 在自己心目中对释文中某些相应的词进行方言转换, 那样的话, 可以更接近马桥实际生活原貌。

《马桥词典》
条目首字笔画索引

一画

一九四八年(续)/102

二画

九袋/78

三画

三毛/165

三月三/7

三秒/238

亏元/290

马同意/194

马桥弓/8

马疤子(以及一九四八年)/87

马疤子(续)/96

小哥(以及其他)/24

乡气/17

下(以及穿山镜)/74

四画

天安门/277

不和气/172

不和气(续)/178

开眼/298

月口/77

公地(以及母田)/76

公家/108

双狮滚绣球/161

火焰/201

五画

龙/52

龙(续)/55

打车子/189《典同得邑》

打玄讲/213

打起发/94

打醮/92

民主仓(囚犯的用法)/273

白话/310

台湾/110

汉奸/116

归元(归完)/309

发歌/39

六画

老表/10

夷边/139

压字/264

同锅/22

红花爹爹/203

红娘子/125

朱牙土/256

企尸/300

江/1

军头蚊/107

问书/228

七画

走鬼亲/197

呀哇嘴巴/193

你老人家(以及其他)/207

八画

现/219

枫鬼/56

肯/61

罗江/2

官路/314

话份/140

怜相/254

怪器/281

放转生/287

放藤/244

放锅/23

宝气/156

宝气(续)/159

泡皮(以及其他)/271

九画

科学/32

茹饭(春天的用法)/210

栀子花,茉莉花/288

挂栏/170

背钉/186

贵生/62

贱/67

荆界瓜/101

结草箍 /224

狠 /279

神 /173

神仙府(以及烂杆子)/26

觉/38

觉觉佬 /44

洪老板/164

津巴佬/246

十画

葛玮/239

根/188

格/148

破脑(以及其他)/253

哩咯唧/50

晕街/133

豺猛子/155

流逝/86

浆/115

冤头/122

罢园/257

十一画

梦婆/68

黄皮 /132

黄茅瘴 /263

甜 /13

清明雨/171

十二画

散发/84

黑相公/229

黑相公(续)/230

隔锅兄弟/305

蛮子(以及罗家蛮)/4

渠/127

道学/131

十三画

碘酊/16

嗯/301

煞/152

十四画以上

模范(晴天的用法)/212

满天红/146

撞红/43

颜茶/139

黝/72

飘魂/258

嘴煞(以及翻脚板的)/220

磨咒/237

懈/262

懒(男人的用法)/266

醒/35

后记/316

附:

关于《马桥词典》的对话/320

△江

马桥人的“江”，发音gang，泛指一切水道，包括小沟小溪，不限于浩浩荡荡的大水流。如同北方人的“海”，把湖泊池塘也包括在内，在南方人听来有些不可思议。重视大小，似乎是后来人的事。

英语中的river（江）与stream（溪），就是以大小来分的。而近在海峡对面的法国，fleuve指入海的河流，riviere则表示内陆河或流入另一条河流的支流，与大小无涉。可见四海之内名理多异，不是一一对应的。

马桥人后来也明白了大小，只是重视得似乎不太够，仅在声调上作一点区分。“江”发平声时指大河，发入声时则指小沟小溪，外人须听得时间足够的长了，才不会搞错。我刚到马桥时，就发生过这样的误会，按照当地人的指点，兴冲冲寻江而去。走到那里，才发现眼下哗啦啦的江窄得可以一步飞越两岸。里面有一些幽暗的水草，有倏忽而逝的水蛇，根本不合适洗澡和游泳。

入声的江不是平声的江。沿着入声走了一阵，一下走进了水的喧哗，一下走进水的宁静，一下又重入喧哗，身体也有忽散忽聚的感觉，不断地失而复得。碰到一个放牛的老人，他说莫看这条江子小，以前的水很腻，烧得，可以拿来点油灯。

△罗江

马桥的水流入罗江，村子距江边有小半天的步行路程。过渡有小划子，若船工不在，过河人自己把划子摆过去就是。若船工在，五分钱一个人，船工把划子靠到对岸了，稳稳地插住船头篙，站在岸上一一收钱。点一张票子，就蘸一下口水。

攒下大一点的票子了，他就垫进一顶破旧的呢子帽，稳稳地戴在头上。

过河钱无论冬夏都是一样。其实，夏天的江面要宽得多，水要急得多。若遇到洪水时节，漫漫黄汤遮天盖地而下，昏黄了一切倒影，向岸边排挤一叠又一叠的秽物，还有一堆堆泡沫塞在水缓的浅湾，沤积出酸臭。但越是这个时候，岸边的人倒越多，一心一意等待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死鸡、死猪、破桌子或者旧木盆，还有散了排的竹木，打捞出来捡回家去，这叫发大水财。

当然，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女人或者娃崽，泡成了巨大的白色肉球，突然从波涛中滚出来，向你投射直愣愣的呆目，吓得人们惊叫着逃散。

也有一些胆大的娃崽，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篙，戳着白色的肉球，觉得好玩。

江边的人也打鱼，下吊网，或者下线钩。有一次我还没有走到江边，突然看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女人，尖叫着慌慌张张回头就跑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。再仔细看，她们的来处，男人无论老少，也不管刚才正在挑担还是在放牛，刹那间全脱光了裤子，一顺溜十几颗光屁股朝河里跳跟而去，大吼大叫。我这才想起，刚才闷闷地响了一声，是炮声。这就是说，河里放炮了，炸鱼了，他们闻声而脱是去捞鱼的。他们舍不得湿了自己的裤子，也不觉得这种不约而同的

紧急行动会吓着什么。人。在六年的马桥里，我与罗江的关系并不多，只是偶尔步行去县城时得在那里过渡。说起过渡，五分钱常常成了大事。知青手里的钱都不多，男的一旦聚成了团，也有一种当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冲动，过渡总是想赖账。有一个叫黑相公的，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英雄，上岸以后拿出地下工作者舍己救人的做派，一个劲丢眼色，要我们都往前走，钱由他一个人来付。他摸左边的口袋，掏右边的口袋，装模作样拖延够了，看见我们都走远，这才露出狰狞面孔，说他没有钱，就是有钱也不给，老鳖，你要如何搞？然后拔腿就跑。他以为他是篮球运动员，摆渡的老倌子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。不料老人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，扛上一条长桨，虽然跑得慢，离我们越来越远，但决不停下步来，追了一里，追了两里，追了三里，追了四里……直到我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挂涎水了，小小的黑点还是远远地咬住我们。谁都相信，只要没有杀了他，他今天不讨回这三角多钱，即便挥舞长桨追到天边，断不会回头的。他一点也没有我们聪明，根本不打算算账，不会觉得他丢下船，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，有什么可惜。

我们无路可走，只有乖乖地凑了钱，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绝后患。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找还了零钱，嘴里大张大合，大概是骂人，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送过来。

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。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。枪是在城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搞到手的，打完了子弹，还舍不得丢，偷偷带到乡下。后来风声一紧，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，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。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，我至今仍不清楚。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，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了。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，根本不可能结案，相反，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，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交代之后，好容